



香案讀
讀書鏡

一

十五

4曾1
515
52



門小書4
515
52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
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罍
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
遷席風日淡宕則枕籍紅花田以隱囊博
山酒鎗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



瓠卅砂繡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
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
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
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
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
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憩磯頭

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
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饋
余余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又摘茶寄
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
窓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
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醜字函卷三十

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
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
奇逸可喜者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
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
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清懶居士陳繼儒志

香案牘目錄

列仙七十二人

軒轅

尹喜

范蠡

鬼谷

介推

陸通

鹿皮翁

阮丘

玄俗

白石生

宋來子

古丈人

董謁

季充

孟岐

黃安

涉正

孫博

班孟 柳融 王興

桐君 趙丙 王喬

周大賓 安期生 彭宗人

司馬季主 王探 章玉子

唐公昉 朱仲 劉安

劉京 梅福 欒巴

孔元方 李意期 張仲常

王喬 趙威伯 劉偉道

香奩 王中倫 李阿 介象

張道陵 王暉 鮑靚 儒 慕

姜伯貞 元藏 機 橋 李 陳 簡 慶 校

葛玄 鄭思遠 黃野人

許翮 陶弘景 王遠知

司馬承禎 李含光 許遜

許大 胡惠超 單道開

范豹 寇謙之 嚴達

孫徹

丁玄真

顏真卿

許邠玄解

慎先生

王元芝

同惠承節

李含光

符

精隲季主

岡景

王毅

葛文

慎思

黃理人

姜自貞

示燕

刺簡

裴巖刻

王觀期

漁

王中倫

李向伯

介

香案牘

華亭陳繼儒

檇李郁嘉慶 校

姚士舜

包 衡 同閱

軒轅

帝列珪玉于蘭蒲席上春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

香案牘

人獻明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
蟻蛄大如牛羊蟪大如虹以應土德

尹喜

文始先生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為樓精思
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蘭陵於北邙山得仙異

香 鬼谷

秦時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
上聞始皇遣使賫草以問先生云此瓊田中卷
神芝其葉似菰而不藜生一葉能起一人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
異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在我眉山

香 案讀

七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煮白石為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為隱遯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洒掃一市

古丈人

高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為殉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謁

謁乞大羊皮為裘編荆為牀聚鳥獸毛而寢性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季充

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充餌菊水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孟岐

岐嘗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

黃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

三千年一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頭者五矣

安坐涉正

公許頃負龜而歸曰對養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如孫博買持兵以示赫赫於今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面布席作樂使眾人舞于上不沒不需引鏡為刀屈刀成鏡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胷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人屋上瓦瓦飛入簷楣紛如落葉

柳融

融取杯呪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興

千歲金融被山頂亦雙木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蛛山頂有瓊花木
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與常
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雞舂碎為藥服之有聲氣雞色
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
琥珀燕置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遇人酌水為酒削一楫為脯並得醉飽

前文王喬華與王喬休山

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
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葉令王喬
一食肉芝王喬五千文戲為兩戲音聲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糜長生孫
廣用廣用即孫登也

安期生採靈芝
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實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為兩過音聲

志危司馬季主三王為一太子晉一榮令
季主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
育女名濟華俱在委羽山

丙舟王探入酒木為醜一醉為醜並其醜

探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屹立平地
俄起崇山

章玉子

王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九此為馬乘
之一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
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賡珠詣闕魯元公主
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
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厠

劉京

京授九子丸于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

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
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
池中嘆曰生為我酷身為我桎形為我辱妻為
我毒遂棄妻入洪厓山

欒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檝

勒鬼踪跡鬼走齊郡化為書生談五經太守妻
以女巴勅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
生一兒俄化為狸亦殺之

元方以杖拄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
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帝里期即撮土成之經

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對妻子轟飲恣飽葷血及發甕
已多度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葬蒙城東自成塚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
或云葬橋山即太子晉

趙威伯

香案讀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羣鳴須臾雲
翔其上冥霧四合零雨其濛

喬望劉偉道自歎其文標中平昔氣不歸之

偉道學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
鼠鬣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

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宣隱于鳴石岩下葉風霜月

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清曉

方去自言王中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激

故輒留聽

李阿

阿逢犇牛以足脛置車下輾其骨皆折阿死須

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

有客種忝山中患羣猴採食之乞辟猴法象告
汝見猴羣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
明日客試以象言語猴猴果連臂投林而去

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
從者二人雋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具驪轡行鞭策如乘馬
鮑靚

靚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

怪而網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

稚川

姜伯貞

伯貞值史伯真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
因教之服石腦

香案讀

土

元藏機

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
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洲也產分
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
金蓮花婦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
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屬以地上素書一軸曰汝

有書性好為我書發標視皆古篆籀文心難之
度無可遜避遂按本半日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
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實勸
客皆脯棗指蝦蟆使飛龜使舞應節如人為客
行酒杯自至前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雛負經以從橫江橋逢
許隱具煖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
鬚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黃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迤響林樾宋咸淳中客
有戴烏方帽着鞞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
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
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

猶愛梅花未歸蓋野人之儔歟

許翹

真人告翹曰學道當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鞍馬善
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借人書隨候治定

王遠知

遠知曇首之子毋夢靈鳳有身僧寶誌曰生子

當為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禎善金剪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為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

乃于宅東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號許家營

許大

大為真君掃爨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旋改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西山裡除却白雲誰到門

胡惠超

齊身片
起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其上雖
至長者止及肩下指地中古金石寶器穿之如
言而獲

單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
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
一致其視食石如嚼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
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

漱之以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
文帝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
鳥柰何養賊

寇謙之

成公興傭于寇之從母家使墾田寇一日于林
下布筭周髀曆法不合公興教之應手而成

周武帝建德中詔達至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黃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得免

孫徹

徹隱遯宿于木杪編葛爲席合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置靜室供養數日輒聞席上有入語

丁玄真

毒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画龍鬪風雨震沸玄真画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画龍之目其患乃止

顏真卿

白紫清云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西域進方員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員生
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
漁獵者

摸先生

先生束雙髻于頂携小竹筒賣藥有疾者手摸
之輒愈人呼為摸先生

王元芝

元芝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
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
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
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乙未春正月余正愁窘中仲醇以一編貽余
曰香案牘載神仙事奇矣而人不數事事不
數語又皆奇之奇者仲醇選勝恬澹園而猶

有艷心乎嗚呼人當繫憂總集心骨沸熱懣
若寐搖若曳寃氣徊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
細諦不入非以世外儻洋之語滌之誰有能
夤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捷透局啓鑄必
從喜根令人好新是病病卽是藥譬如望梅
實能止渴渴卽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
方便法仲醇所以刪多就簡不著事迹不詮
名理者殆謂說夢說幻之教以恍惚杳渺爲

佳不以粉塊鏤空爲勝寧使人味食得食無
使人遇食失食仲醇不云乎多言數窮六合
以外方寸以內蓋有才之所不能盡者則牘
如是足矣

太原王衡跋

題陳眉公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官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
今人雅慕讀書恒貴韜錦賤茗柯即
下睫了了於箇中真實未漱涓沫何怪
鮮補世用仲醜以文霸海內尸徃古酌
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

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溢咸得懸而
解之其所述著大槩什七經世什二規
畫什一起畫片言緒說俦非挽江河之
趨慮徭韋之波哉秉為畫鑑炯然莫
遁矣諺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夢使
然也予爰是知仲醜胸若武庫筆無
織翳以我轉畫而不為畫轉故縱橫

押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
夙受知仲醜欲懸是鏡以範畫之讀書
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
贊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畫也曾序
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
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
咎在司鑿者而益我貴倘逢按劍乎

則仲真自為前驅矣余幸心無睫

讀書鏡序

私嘗恠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
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
生及閱其次第節孝諳理出處
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

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
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鄙
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
之士不乏揆天繡雲離績滿目
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雖

多奚為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筒
作讀書鏡十卷為世資鑒天下
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
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
桑岩釣渭者非必事、經歷閑

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公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

薛蘿而論次俱當世闕切之語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老氏曰不出戶而闕天下以此哉余兄弟暨友人元發雅有同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著 携李沈豫昌沈師昌仝校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
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
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
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
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
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于肇
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

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
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
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歿戒其
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
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
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
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
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
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

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
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礪
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
者摩娑歲月若歛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
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
嗚呼士傳言庶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
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穎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洲事每稱狀
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

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
秦帥目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
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
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
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
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
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
顛蹶于崖岸拱抱之必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

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
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
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
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
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
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
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
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

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
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
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規其
良宰論頗涉諛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
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
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
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欵洽卽墮術
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

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
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
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
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
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
王道蕩亡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
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

分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銖
子荷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
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幽公位極人
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洲刺史其
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
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
仁宗度量豈非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
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

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
謁華州李相不遇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
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嗟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
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
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
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

東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
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
順涉江渡嶺鰲面壘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
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枝
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
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
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
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今詞以貽之

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坐
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黃蔡門
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
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
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
范亢百萬家財不如草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爲請託以
于湜湜每不從曰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
邾惜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温惜疾

言言金 卷之一
温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以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愍致疾吾死
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惜後果哀悼門人呈之
皆與温徃反密計惜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
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
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
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
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閤

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祭
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
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
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
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
臬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
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
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
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言言金 卷之二
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峻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盟殞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受

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顛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脩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

讀書錄 卷之一
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後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夫貧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申公二子謁歐

二子相嘆以為

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

不可及韓魏公嘗守北京

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

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
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
獨不為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藁葬城西妻子
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
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
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松
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
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妓
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
腹上令弱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
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托下張口承之後為
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苾宣和間芒山
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
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
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
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

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
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
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
餘及之徒眾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
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
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
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

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
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
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
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
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景以史官辭撰
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
此

寶顏堂增計讀書鏡卷之一

寶顏堂增計

讀書鏡

卷之一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費慧 沈元熙全校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
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
口曰磨甦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
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
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
深詭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田文聞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
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
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
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
尊敬之久而不勅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
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
緣得佳士執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

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
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
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
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衛茲弱寇與同郡 文生俱稱盛德邇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嘗呵減價
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
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
垂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

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
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
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為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為欲根儉為福
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為一擲百萬之劉毅
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為竹頭木屑之荆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初在安
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免蓋惟是
之從而不徇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楊畏

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
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
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為小人昔衛鞅徙木
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夫立法之時
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
直是有豪傑曾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
楊畏當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為獨
立鶴母為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母汎汎

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晉每置產各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高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覬之

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
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
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
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
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
日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
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
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

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
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吳顧雍為人寡言動靜特
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晏左右嘗恐酒失為雍
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
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
嘗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

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小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僞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即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
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
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
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為監察御史擢御史遷
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
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
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
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
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

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
時文政為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
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
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
不為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惡此
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
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
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為輕而其漸
人臣亦必以言為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

讀書錄 卷之二
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
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
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
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鶯
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
讒言頗興交亂四國嘵嘵爲百舌鳥則不可也
司馬充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
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後無一

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
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
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
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
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
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闔言及此始知皆爲
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
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
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
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爲
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
別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
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
飽鷹鷂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
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我何叔度之冷

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
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
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
君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
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
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
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

傳畱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
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
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
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
遜謝日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日居大
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
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躊躇再三日某屢
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

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日罵汝彥國日恐罵他
人又日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日天下無
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日忍
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
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
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
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
蝦蟇禪一跳卽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于逆旅風雨暴

讀書記 卷之二
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
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為吏部侍
郎王丘也門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
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揚州
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為中書舍人
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
座耳後年為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
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
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
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
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
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
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
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紀
蔡元長事多稱為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
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

自耳斯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
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
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
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
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徃事焉久之御
史中丞汪公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徃汪公蓋
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宥徃曰是常論
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之顧

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
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
待明非有異於眾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徃非
獨明也明而徃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
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
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寶顏堂增訂讀書真鏡卷之二

終

七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費慧

沈師昌全校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
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
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
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
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
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
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爲司馬溫公

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人人自重耻言人過
夫公當熙寧構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
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惧哉然則彈劾可已
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
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叅政知鄧
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間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
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
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躁進有

夏侯嘉正爲鉅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
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
公惟演自樞密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
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
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朮以反之未幾
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
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
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
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鶻未

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噪
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
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
百巖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
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
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
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
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

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官具罰裙襦執生殺矣
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
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
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嘻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
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
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
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
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貴立天冠者其誠未之

思耳

陳後山携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
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口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
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
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
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
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
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

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
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
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
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
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
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
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
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
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

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
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
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
爲非汝輩進脩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而常結惡業故虚心者宜待之以魯南豐盛
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鑑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祖兄
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余嘗
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

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眉誰却盧家郎竊賣
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
子吉長所惠閻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
律近世持玩好之物眠人者貪忍之輩一目而
覬覦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
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
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
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

言書金 卷之三
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

此者貧道憫之爲収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廻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已任此其短也

龍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
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
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企
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
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守剃度一僧
劉貢父敘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
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
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故曰擊數人矣豈

非壞了乎余以爲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
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鏐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
門下曰鏐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
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
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
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
詔欲以劉氏爲貴如季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
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

面相可否後世則遺黃門下密命而已故旋乾
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過乎余曰此已
輸格心大臣一着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
卽藩沆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
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
一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
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
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

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
帷簿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
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
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
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
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
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
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

言言金
於公無所益已遂罷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
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
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憐宋之
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
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
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
營產以植私多後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
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
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

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
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
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
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
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
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
計罔有悛心若譏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
言誣詆聖考垂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
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闕

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耻尚屈彝典止
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
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
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憖保爾
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
置林草制時授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
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
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平陳恭公素不喜歐
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

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
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
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
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
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
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王體元沈從先全校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
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
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黥以鄙文冠
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黥爲
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
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在第一則其學不

言言金 卷四
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惧其生
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之
嘆服唐王起馭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
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
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
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弃其
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
前語醜翻番成毒藥

王荆公亦有病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
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
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
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
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
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于行不知引薦者
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爲
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
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戾及

言金 卷四
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侍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荐一人則焚香捧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荐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荐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荐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荐士與薦醫同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荐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荐益又罕矣此非特爲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爲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有士人廣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回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

子第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
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
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
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
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
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
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
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
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

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
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
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徃徃有豪傑須
是大着眼寬在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
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
拘攣巾不裹中腸恻愴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
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寇徐延之云非身處老
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

言書鏡 卷四 四
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
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
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
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
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
之作詩云劒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
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
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
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

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啣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
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
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
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
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耶 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
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

言書金 卷四 五
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
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夫
錢明逸以翰林爲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
簡肅以民事爲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
中若使具此公案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
消而已出秘書者怨尤之念自泯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
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
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

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
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翊
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
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
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
人將闔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
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
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
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

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
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
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
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淡
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
通耗問遇于途則耻下車閱于墻則思角訟結
異姓為弟兄迎讒夫為上賓家毋操戈野鬼瞰
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便鞭

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字德曾為壽春
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
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
墻下旦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鳳辭以沐髮嶠
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吁何其甚也昔
胡存齋叅政折節下士南兆士大夫皆願見之
公每患閹人不為通是日不出即懸一牌于門
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詈公其見夫
唐肅宗為太子上使割羊臠以饌餽丹徐噉之上

言言金
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
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
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
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趙韓王宅園謀畫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
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高
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闊壯池館綿
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有輿一登西樓而

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善乎
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宣州半載官司謂余不
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做舍雖
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襍人不堪其憂余
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
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
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張子
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

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闔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于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

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乘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于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樊倬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倬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倬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闔

言書錄 卷四
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
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
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聞吏適報事范
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
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
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
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
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
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

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
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
錯閒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况
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佃可以知將于闍隸
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
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
定矣旣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
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

言言錄 卷四 十一
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爲
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
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脩亦啓曰或
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
字卽不會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
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
辯真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
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
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

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
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
羣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
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
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
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
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
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
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

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筮
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卽
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
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且曰臣不欲此
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
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
再取其狀且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
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
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

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于小
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
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焉窮究
則庶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寃單歌誣
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僞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
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言

乃

三

<p>而為其盡一歸之精也 休山人敬答謝詞于小</p>	<p>人香千文備而無知也 此對之精固來古與也</p>	<p>其為如... 此詩而... 不... 公... 其... 其...</p>
---	---	---

